

11
9
610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語由述志

昭陽龜井先生著

十

始



11-610



語由述志卷十

子張第十九

寄贈本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於子路問成人也然則此士亦不謂成人矣蓋子
 張以忠孝論望也上二句人在之為節也下二句
 孝終可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者孟子以死
 事為成人之大事子張之論士有見於本可不謂
 冒言乎 思義徵物且曰哀也者先生之哀也此
 何言歟乃置前論而以非孔子之意也亦未
 思也

三百頁

11 11 10
寄贈

謂思而求之也此後條短見思作念類解義說皆取諸臆述古

其注此篇于夏也于貞次之蓋自顧于以下類
惜莫若于貞自漢子以下篤安其若于貞朱顧子
為漢山人明矣述以自顧也下私也且篇中
載曾子語亦純然中漢道也若其叙亦在于張子
夏子游也此篇以子貞終之則記則考經中始
見曾子語而用為道愈日意私言一可以鑒經典
乎孔叢子記四尤亦有張真李路而無曾子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子張之有是德其風神度量

真可憐想也于張寬冲博接初心何謂正容去執
德之弘也夫于之仰書請紳其信道之篤也 所
引申津狄陳相可謂確確矣 德字朱注不明味
在可謂而守之且以本狹毅不弘亦不穩 弘字
大狹則德孤 徵不明 弘者謂養而大之也 此曾子所謂弘毅之
弘

焉能為有焉能為仁 于張之氣象大可見矣夫
子唯諸顏淵于張仁以禾下安知此篇為舉于張
淵淵者之意矣 古法言無所輕重 井注猶以不

伊注不下伊注道口若存善心其始雖善在得子

曰其餘不足觀也又曰居上不寬得業債同有

遠心猶輕故益其餘不足問有亡之意曰無所輕直

嘉言不於不能 中庸送往迎來嘉言不於不能

以柔遠人也言衆之善者嘉之其不能者於伊注

徵之包咸曰虎兇如力伊注 豈即無友豈即無友

交還如景張景張孰謂新注勝舊注也如朱

子以大故諸絕損左皆遠遠不可謂吹毛求疵也

業朱子素逸言孔子必以此心求之孔子之言亦

有失於偏者 崇抑一字是子夏失言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小道微云朱注得之朱注

圃何足以為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于

夏之時可無崇抑竟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抑

暴宗又作左傳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神農之言

崇之漸遠至戰國突起乎不不謂子夏之時無如

諸子百家者也

此篇之編意前章之論論子夏而覺以子夏于夏

論子游而覺以子游于游當于並論崇抑而覺以

通于也于貢則別出以終是篇

日知其可也 孔注日知其所未聞形疏也無也非

注以無也謂已也非未也 徵云一章之內不容

也無兩用故也者失也日知其可也失者而後能

月無志其所能業此說大不下了也 也無兩用却是

記者之潤辭也 無志猶不忘 左傳五伯之霸也是

亦謂變字者 志亦成

博學而篤志 孔注廣學而厚識也 徵云是則志者

從今學先志志說也 朱注學不博則不能守

十月十三日三叔切

約志不真則不能力行 又云博學而志不業二說

並通朱注似優物于謂之失序編矣此文學與前

在人心志與思在己此造語之叙也 以守約而力行

此餘論也

切問而近思 切問猶審問也 中肅博學志審問古

注朱注皆與汎尚反說此亦切也 朱注切問近思

尚遠思則徵駁之云切如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

也 若右乎未論則以言遠在案此亦切也 近思

及即而慎思也 徵辨有說非也 如舜察通言意師

三十三

之可成或依其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

仁在其中矣 仁亦在此也猶餒在其中祿在其中

之跡唯先考謂物如命矣朱注心不外馳而伊注

善事不為必徵伊學以告先王並家言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語由脫其字忽者落之耳本

朱本集 朱注肆謂官所造物之處樂司市職疏

肆列也二十屋為一肆二十肆為一市此肆亦

少儀去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術工之希

肆猶君子之居學工不去其肆君子不去其學游

於斯息亦斯可矣格其道正學固誠生朱注君子

不學則奪於外誘又曰不知好務哉並未達章

旨耳伊氏曰格其道正朱注君子何有於哉

意言不用其力也此認解已先考勤述其業者然

去意以下本注在方工不可不在其肆君子不可不

學也先考以文允拙故改志與聖志如左

君子學以致其道 朱注致極也業謂勤也口朱

子味字實義則暴矣兄弟致矣德之類訓極者古

書最矣

小人之過也必文 徵自鄉民說起此郭象之莊子

注一意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此雖在位言也

小人之過何心必在野說起乎乃以從德不知是

我呼嗟千載于路猶責於人無已也夫徵云小人本謂鄉民

也以其在野黨閭巷之與人孰知之故過而

君子有三變 君子指未夫又無伊物之意不

不徵云宋濂之失在不知聖人所是未足以為

人也業此言孟浪似醉者似狂者生等不取伊注

而取朱注也矣伊注儼然禮之存也漢仁之著也應公之貴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當子以入是國之言信於群

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

姓則富可也家法致思篇同是一意 徵之餘論及焉

子亦可謂此非庸儒所知徵云既使是子知是義則好善之失不若是其

已也

大德不踰閑 孔注閑猶法也井注閑漸也亦以止

物之出入業與不踰矩正同

此章先考是詳悉于夏之自千載而始廓也矣

小德出入可也 出入亦以閑言也 孔注小德則

新本學堂
學子不注之言

不能不踰法徵云古時人善解古語如此晏子春秋以此

為是子之言大德小德亦天者小者蓋古語是子通之子夏亦通之業何心然朱先考所

勦出即古注之意也物子為漢注程精下遇有學

濯溪學之要矣伊氏小德韓詩外傳此孔子遇程子於郊之解誤矣

本之則無 所謂本者讀書之發和樂之道也書之

與生注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微之尤小

宜有之乎業正心誠意此學之本也雖教誨培

應對平心不正意不誠而不和成難可謂助矣伊

注於道德之本則無之業成難伊其船構矣微云

本者謂先生治天下國家之道也業教小子以是

也則子游或論之說之也大夫相似也對主建也

初初初初初初古之所謂治舞在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此句險澁大難理解 包注

先傳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

教以大道業是說最古邢疏君子教久之道先傳

業者必先厭倦而後倦者乎業包以似

道也亦小子所能為也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

測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徵云包邢失年孰

字業物子精義述此重甫孰字而成舞則何失之
亦如亦孰先傳焉而後漢為自是而為大抵民之
靡盬誰風知而莫成此語何包文所用 牛注及論
各有說詳考之未及古注之穩今以其最近古語
論包氏之說而存之未知先考以為河如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先考明以人才性不同言也

碩矣諸注似誤 區字古注如草木異類區別注

明朱注區猶類也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

矣果是以區 伊注區域也古者國園流草木各分

區域種藝之沃勝之為區種法是也徵取伊氏引

升庵外集白燕子由云如瓜疇芋區之區業以區

為類則未中固以論也燕竹與竹相苞松與松相

茂是區也若乃松柏雜植亦有區何必以分區

樹藝成說子雖微中兼生焉亦區別不相糅雜此

子見之意欤伊以等區生等區植說言乎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先考明之諸家皆蒙

伊法子游也子夏為有德而然故禮之徵云子游

以子夏之德於教規之耳故子夏答以弟子之不

堪而卷焉微以卷者後德者後德之業未注血此後不必
言所以後規之由而卒言既明矣

所謂此章諸注皆誤以家言讀論語故也業此斥
其以家言說者已如朱子之小學大學便到死

人事物之先生治天下國家之道是也伊注未見其以
詳如其家理所有始有卒諸注未達且宜改行此

章注家以家言說之者余乃取此
仕而後則學 伊注大誤朱其說者仕而為後則此

也徵之未注畫也仁齋乃以任不必學學不必仕

真亂道哉業伊氏觀於子夏嘗有未學言謂之學
之語而扭捏造說於大喜出於人意外矣

喪致乎哀而止 徵矣徵云子游既死人制喪禮之
而止不必過求其宜也凡致字之義皆謂使其自盡至此之將業稱統志 不以朱子味

乎喪字致字之意
吾友張止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業于張木木其所

為有人難及者故曰難能也然其為不如難而為
有求合規但者故曰未仁也蓋孔內之透而為也

過天而力用難能故于游規之然 業于行孔子

又見卷末力學

其說亦不
虛矣

言之口其不伐則猶不能也

其子張其功不其不與百姓則仁也

此語也待之惺惺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

朱仁者似可愧也

其勉也包注言子張容儀之雅

其端耳

朱注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不務立於仁義之行

惺惺也

孔子曰人友乞而莊敬者不務

是於行表之行亦不屬也

不載也

堂：半張也

物皆送之先考以師之莊嚴之物于引焉亦妖

亦以為久有容貌資質然微言其規模

及者此堂子所以有此語也

難與茲為仁矣

云亦見曾子所畏不滯于路也陳曰使已與子張
必出其下為業仁政此義近得之然亦存其風規
則拘世律意為優於先考以二章為惜其未以道為說也今謹參
之弟子行論以存疑

人未有自致者也 孟子所謂仰盡一也也存說皆
同唯微辭解始不成義以自然來至為自致此果
何謂於人未有自致未至先考改正其文以深之
然其說本誤則想來人議矣微之則親喪而已是
猶雖不徹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己之哀情自然來

至也語由改者誠敬自盡也物子以為昧於事義
故至是章則殆窮矣此章與子

必也親喪乎 若必其未有自致者則獨有親喪也
乎 朱子曰此語亦有弊乎何則除親喪之
外君子亦行禮而不自致乎否居則致其敬養
則致其樂疾則致其憂祭則致其嚴如無禮而
不自致焉爾

孟莊子之孝也 古注魯大夫仲孫速 木字引三
年無改則此不院亦為喪中之事於此何然父獻

雖因有注

然獻子年後四
年而請于年
春秋

子既賢則不校何唯三年不能唯其足與其政
之善否亦非可論一法可取然亦非所以教是事也
大率注宜殺亮父既為獻子則臣之不意政之不
三年與茂稟逆可知此嘉孟莊子之節守節也朱注似優
左傳襄十六年齊侯圍郕孟孫子速徵之齊侯曰
是好為去之以為之者速遂塞海漣而還杜注孟
子莊子速也十八年諸侯伐齊孟莊子斬其楛以為之
琴杜注莊子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包注陽膚魯子孫子

初於自而不為
逃者寡矣也

民散父矣 古注民之親也夫注情義非能皆通詩之說
如得其情 孔安子古之聽也者察其聲而後從也
不肯而無者如得情也情也而後從也於而又曰飢寒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雖以無實見誣亦未如之
何也己待之兄弟不知嗔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
慎矣沛也怨力慎誠是章之善解也 意說明夫
唯徵鹵莽不成說乃口為注皆不得其解意謂
天下人通無一自平
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者付下流來此弊之巧也左

傳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杜注惡疾也又曰土厚水深

居之不狹有汙澆火流其惡杜注惡始穢也注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左傳夫其敗也如日

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宣十何損於明此人之

過也也孟子人皆欲民此章主君大夫言之明

矣孟子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物于得也

伊注未達伊注君子之心至誠故雖微與人皆見

且至誠本聖人之德獨出中庸後儒動口至誠

至誠如程子易注使人眩至誠可厭亦古哉

衛公孫朝 古法衛大夫

文武之道 朱注文主武主之漢洲功烈與凡周之

禮樂文章皆是也可謂盡矣

未遂於地 於矣朱本於何本集覽無

賢者識其大者 朱注微也也微謂能名言之

此章伊注失倫微取也是矣然微云子貢所謂

學者謂學礼也朱注心道者謂礼樂也微大微外

亦謂礼之大者小者也此亦物氏之失倫人皆以

其家言自狀已而己而獨為有可物已

叔孫武叔 魯大夫叔孫州仇

子貢賢於仲尼 子貢用於魯 執事於國 見左傳

子夫差之賜劍 彼微子貢之能 州仇始 案凡此類

州仇之可賢歟

子服景伯 此時與子貢同用事於國 見左傳

窺見室家之好 美好也 與下美字照 詩序 秦仲始

大有車馬 孔集 詩御之好焉 朱本作駕行

夫子之牖也 教也 祭義 筮官 何有三尺一牖 高案一

丈而成 辭如此 或曰 虔牖 為極歟

孔安國云夫子曰大廟與
內而不入 其意也 禮
其宗廟之與 百官
之與 千

十月七日 九叔注云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一章二夫 亦謂與也 伊

注子貢不冰之而宜也 蓋以言聖人之難知也

應待伐打如行 匪谷不克 言庸人不能知賢也 伐

新成 拓其則不遠 言以賢見賢其賢可知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 武叔好毀人 先考 隆於家 浩明

矣 此里耳 並稱仲尼有是 即格也 繁

無以為也 朱注 猶曰無用為也

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 臨文不諱 於此可見

仲尼日月也 後云 親於此言 則知孔子未嘗與之

等親孔子不常若父也中不爾弟子而譽其師日月
也人孰信之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三解夫惑乎則
子責之不策於說難也

人雖欲自絕 大誓曰今燕王受狎侮五帝荒怠肆
敬自絕日月此自絕亦受日月而言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 一語屬其語由开謂抑者是也
多與極同徵引并疏詳論也

立之斯立 四句大意一意如先考开論也 朱注
立之謂植其生也案此未伊注從之曰开謂制其

十月廿七 一校字 古記

田里是也案朱說沈契而伊則拘一事所以益誤
也此語本言及人之於邦家動輒自起如四兩欲
出先立之而道之而後之而動之此言也鈞也辟
之人物必先立而後行行而後來集而後和故
曰斯立斯行斯來斯和而言也鈞也孔注立教則
無不立漢儒之言也

道之則行 尊之則明是謂尊而無而和也辟如
鱗水光卑而澤遠賦滄唯夫可行是行也

之義曰道也 朱注 道引也謂教伊注 道引也
古辭之巧者

此德行並好

動之斯和 朱注動謂鼓舞之也 和謂謂於虞時雅

伊注和猶口正應後志 伊注如倡和應和之也 然和聲亦在其中 與書

其生也榮 湯武商曰初心以布力曰福也 篇京之

字與以天下天深之說莫不歸美報也 是也

其死也哀 朱注榮謂莫不拜親哀謂如喪考妣

右四章于黃贊夫子之感德者念茲而念尊仲尼公

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記者亦有與規辨

萬物中觀之說故以是終也 經第十九篇也 不知此

此篇之錄于竟於後者與夫張夏言魯之可以相

受厥序 然亦自和備意初也

竟曰第二十

天之曆數在爾躬 朱考曰曆教指口運教明哉 不

傳曆教謂 大浩以洪惟我幼沖人 嗣無疆大歷服

不傳傳德祖考 大歷即曆教也 兩歷同即經歷

窮本義服行其政 若夫有夏歷年式 命世有歷年式 至

之歷古注謂列次時之猶如曆列 朱注似曆為曆

日之曆失之 朱注帝王相繼也 次第 伊物以此曆

教者洪範之曆數則不通也 在兩節猶曰當女
身也 亦謂玉璽序之命在焉 伊注伊注其代之是也 徵
注也 令不通

九執其中 中者即洪範之皇極君施用禮之民極

是也 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是也 物于誤哉誤公執

執極也 書曰民協于中大禹 建中于民仲 各

設中于乃心應 休整中德洪 民心固中州爾之中

亦君又用刑以刑教中則民不競民協于中 以

五礼誘萬民之德而教之中亦即 禮記禮

亦即

禮云

孟子微子莫執中 不見中之不可執言也 已

物子果敢而達如此 孟子曰湯執中 之賢無方

共考曰 守中正此猶什士者 天下之中正也

伊注 伊注 譏上古聖人喜矣 伊注 伊注 譏上古聖人喜矣

天祿永終 召信天既通 終大邪脫之命 終

伊注竟其生命止於此 二十二字大禹漢漢儒德

你康虞之際無後世心性精微論 伊注 伊注 譏上古聖人喜矣

乞以其人深信孟子 伊注 伊注 譏上古聖人喜矣

乞耳大 伊注 伊注 譏上古聖人喜矣

本天
漢武定齊志
禹心先執其天
孫承執其天
情有自來天

徵之解

夫古文晚出其非完聲

固英然非予所謂人心道心不足取不知也伊
 氏因其說與也何於先考曰哉魯虞書作文此
 以古文為古文初視也唯大無虞書說語也何以此
 知之以下十五字不別
 曰予小子履 上書竟不則此有湯字亦未可知
 孔注履殷湯名而井注箕子辟不敬也殷本紀有
 天乙而無
 履然紂一名辛則十餘是商家通名而又有別名
 何疑據此文則天乙湯一名履天乙湯
 出高
 皇右帝 孔注大乙君帝謂天帝也徵怪井子不
 引之然此句出於商書詩說及宋周注說不說及

耳

帝臣不蔽 帝臣共考以蒸湯自祿大明矣不與益
 稷帝臣同萬邦黎庶共非帝
 惟此蔽即受有罪字用之罰蔽殷罪並勅要囚之
 蔽也蔽也
 古注祭祭帝臣之儀
 井注祭祭而天下
 不敢蔽也
 伊注帝臣蓋指伊尹言天
 下之善惡已不敢私各
 有說不寸 徵取井子然以天下之人為帝臣不獲
 湯清口爾有年朕弗敢蔽井子室據此欤然湯浩
 與此文大殊不若命 伊氏據理子以疑湯浩

案此句亦與
論語本句同
語亦理者

伊氏傳子言引故以古禮為夫古文述也物誰不
則古文尚書之可為益也
疑之然以學子畫滅湯法亦為伊氏未通讀墨
子以其錯也豈可辨信乎且今所傳湯誓冰言文
而無此法則之信思子以滅於之湯誓欵也哉
子一言之喜乎此孟子大和及知然湖克處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古法周家受天大賜富知曾
尺有亂臣十人是也 微亦 其注武王克商大賚
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可富者皆善人也
詩序魯公以錫予善人蓋本此也 案此序發款案

武成大賚 西察禮命 庶量之財 鉅橋之粟 以加
施和而窮民也而述所以富善人也 武成此語引
周有大賚善人其意蓋謂其說不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言亂臣十人之去助加加至
親也 大世 竟有德兆夷人維心離德乎 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雖有用親不如仁人法勢明不
先注引泰誓孔傳心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去不如
周家之法仁人崇此說不中宜就泰誓本文尋釋
也且孔傳你出仁人本文以亂臣十人則不可謂
安也 案注亦云周之 徵取井注者誤矣 伊注孔氏

曰親而不忠必則流之管蔡是也行人謂樂子微
子來則用之周禮古文尚書頗多乖謬故今不引
以考證案伊氏不遵古文而遵孔注噫此孔注大
可怪周家親親斷非武王浩氣如朱注猶不夫周
家之親故殉而周禮不如若十勅也力而神也
百姓有過在子一人中海用窮十以萬方有罪十
句及此二句聖人奉天安民公正無私之意相承
謹按量審法度考典所謂協時序正以同律度量
衡修五祀五玉是也此書言巡狩時推者考推漢

素鐵而亦鈞石也孟康曰鑿與物均亦稱適停則
衡年伊康注曰五推如於天界上轉焉但有孔繁
志不盤感耳總之鍾徒來批按以取年起于後世
事詳玉海及文獻通考曰孟氏注推新鑄也稱二
物較重而往來以取中者此北漢字彙在衡有皇
物之不齊推便後未移去也量漢書龠合升斗
斛也其上為斛其下為斗法度其法和
樂制度皆是也

修廢官 徵政律法古者世官子孫相傳曰古滅有
之然豈可引之於此乎且古之世官亦謂有司耳

春秋後世當則公卿大夫不世當古之道也案春
誓罪人以無官人以世故伊氏為此說以辨古文
於然春秋後世當亦從禮之臆說耳

所重民食喪祭 民之食及喪祭也孔法重民固之
本也重食民之命也此禮解已伊氏從之何耶
所重食貨厚生喪祭正德明哉

寬則得衆 此一節與武成結語甚似武成以重民
五教雅食粢祭惟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
治此是觀之此也此節為結語也故先考於兼注

以未終之說未嘗倫及正已 此四者言武也率

命能懷知而緇也止寬者初在第二如德度

大德寬者第一子口也故其樂志信者忠信信厚

知而不生而文武家法也 古人倫理有長也忠信信厚

曰信厚叔尚倫是大有成命口始於德讓中亦信

寬終於固執

信則民任焉 不日久而民以著既津梁之心又
神無之相也前篇以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為敏則
有功是則是以使久

故則有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其此武王如故也
功者民功也罷憂以天下是以能樂以天下也
若與心成文王功乎非忘雖有積寬之德不謀且
至顯以勤勞民功無以達其德也故曰聖曰文王
又曰勉曰我王

公則民說 言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此言武王如
不如殷侯殷民施周人也皇極開福王道其此
公出苟其言只無亦其好道王之送無有亦惡道
王之路此言若其之能以公與勝私欲也修身

十月廿七日

朱注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想或注言帝王之道
也指寬則得伊注因是而口與前篇于張向仁事
略同疑因下章有于張向而誤再出欵黃公則民
自是別事 崇叔向稱文武之德口中於信寬與
此合柳下惠口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文
昭武王去民之穢國也武故成舜如一自是文王以先昭
即陽除其邪也高用之與一揆也 夫帝王之用國
冰寬仁大度行以得天下之衆乎非忠信篤厚行
以得德地之任乎此二者地而之亦信寬是也

三百一十一

天賜人言是亦不
言公言亦不
武公言亦不
言亦不

又加之於民也。就而治功成矣。詩曰：克配上帝。
務時政子以政於事皆政疾沒之之意文王自中
吳不暇食而武王不暇寐。本出於夫而物之場也。
文王之書。然不知矣。至於公則武王新造邦
而視三州也。人猶六州也。民政正朔更服色天下
自有不地而新者。此所以萬姓悅服垂拱而治也。
此節以得衆民任民說政文清者盡潛然焉。
伊氏破公字心當亦慮矣。大過哉。與宋濂筆家言
次亂序經車矣。庶矣。徵之仁齋。遺其以廣其惡心。

字與宋濂拈一心字。其失適同。宋濂亦得天理之
公其原誠也。老莊之見。造物人豈惡也。邪。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亦必乎。民字何者。朱無
子張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語。舉之先聖之徒。故具
辭如此。夫子曰。此合故下文皆稱子曰。
惠而不費。以養民言也。施惠於民而不費己財。古
利良在財左傳施而不費。取而不負。襄二十
勞而不怨。以使民言也。先惠而後勞。亦信而後勞
其民之意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民信則力為廣也。

欲而不貪 欲正心言也君子慎其所好惡若有貪得

之失者皆不欲也 不欲唯等也 不欲不貪 無欲不

貪 夫欲不可從 唯聖人從欲亦欲

不之休 夫欲不可從 唯聖人從欲亦欲

而不貪故也

蒸而不騰 蒸樓物言也 心廣體胖而無所傲意

威而不猛 威儆身言也 抑威德德也 抑大

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 變德威德也 刑其何猛

之有廉隅之心唯慮是以猛而不可過

因民之可利而利之 生者舉未文主之用也 樹畜

不謂明矣 民利稼穡君子因而使畜而不殫 農時

民利材木君子因而使殖而不殫 採民利魚鼈

君子因而使物皆不殫 漁皆因而利之者也

家治國天下之福 以信天下之去此之謂至貴不

變而天下之士悅 此于在可知 是將焉建

意也 不變唯在因 又曰以明王之功 在因

其情則民嚴而不怨 其情則民嚴而不怨

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送

之重也情也

擇可勞而勞之 先考舉未幾良三月農隙田待可

謂所與勞者黎民之謂也凡設民唯在擇可勞而

已子路治蒲以暴而將盜與民修溝洫以備不

測擇矣子產遭災慮吾寇將賊民乃授兵金錫而

謂擇矣子思夫使民也義亦言夫擇而設民也唯

其擇而設民是為難也

又誰怨 造浩志似同人及節象同人初七同人于

同人先說也且也節六三不節若則說

欲仁而得仁之為貪 君子之也欲也欲則仁者周

公仰而思之夜以獲凡幸而得之者亦知仁也坐

而待也施之天下國家而無不悅服則心也平欲

而得而不怨貪者亦知仁也 徵云求行人而得

也也紫此得仁之大者也述本文之義勤以備仁

心親也乎凡所言之為皆是也又云後漢皆以去行

道是則學尚何待從政而後言之乎紫後漢之說

之行我未之知也凡從政者朝聘會同民人社稷

之事軍國內外皆其可任也處邊得仁則治安不

仁則為天下修飾如也愈如兩筋如如如而
系如謂學向之事而進退之事也欲仁仁至豈
仁人朱之謂乎然表正可胡彼其以欲仁而待仁
友夫士之仁者為言治此家言能而決鬼神者耳
仁豈安民之所能盡乎 孔子此許於故者
古法以此教其能
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衆寡小大皆以仁為心
小事大 事非是 告退有衆寡立儀有衆寡取役有衆寡小
大亦由細而小當言也 悅之則必無能者亦也
儼然人望而畏之 我儼如容而心動畏而用也

邪擇之也 孟子介然用之而成終文例也 經
之踐或介也用之不或終
者向不用則若塞之矣 乘路虎狼之威功也
伏心者心所伏也 也皆也 君子則不無人望而
畏之宜諱也此觀形也 礼之視瞻也
不教而殺謂之虐 孟子不謂及臨於死徒而
刑之是罔民也 夫不教而殺者而曰不教也
崇而聽其獄是殺不辜
不戒視成謂之暴 蓋以不戒而謂之也如物而戒
勸而唯責也成功也周官之法勿如正謂成用也

彙作不試

正月取歲終正歲會以考其治字夫職歲終則令

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月成而以政其治消石以時果者治者而凍思上怠慢而不

戒及其違師令其期會則從而誅之此暴也用礼

治不詳舉者謂古法不存戒而責目前成者視

成徵之不亡是視而不恤成者視故曰視成或曰督

成解子視豈有督義者業視而督之也伊注不致

其成督成之解不誤如視朝視朝視徵云如

暴者及笈計帥民以暴治暴惡之義暴有必殺

斬只層身并子六年遽無漸解之冰矣伊注不致

矣或云此暴是幸速也漸之暴也王德善位矣素案徵無時暴也

慢令致期謂之賊蓋以薄民言之也謂意大故

知也朱注致期刻期也徵云刻期約期也

約期則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

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案凡視斂之入有期

築而之役有期命成然不使有期有而或

則民之愆期固其所也上慢其令而致期於民愆

則誅罰之此賊也

家語夫慢令謹誅賊也誅深則必誅而徵斂無時

暴也

民之放僻自此而生

不試責成

虐也

政無此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如法

不試責成以萬民言

意味造治之體不與此即然不戒視成亦通于萬

民流之固不必也則三者大矣工息殺如起而

虐如法教以孝而責民之不試也暴也有期而不戒

及其近則不試也起而賦或言並論亦存之

以不教以不戒以慢令並上之怠慢也從政者不

可不先之也為焉

或曰致期猶期於年終之期

家法

案如是沉則與

十月廿七日

親成全何

致期

即期

孔注之美而節也

孔注與

刻期而虛徵云虛字不了解案孔意與民刻期而無信

故曰虛耳

是說共

猶之與人止

朱注猶之猶口均之也

案此亦主

知大者言之朱子證于項羽初印得之

孔子曰 徵云注疏本此章亦孔子曰朱子朱子

只案朱未蓋勝于此篇稱孔子為確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古注

命

朱注

知命者

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伊注天有必道之理必避其利必趨其害君子伊注人有自取之道

故知命則樂而不憂也而並通

先考引徵擇其善者刪潤文辭而出之故徵意頗不盡者有

為徵之君子則為上之德也以君命為悅者為人

下者也若夫則不然稟命於天為以其所傳先王

之道也是其天者又曰先儒多以言也抑亦未已筆孔子未

聞有以說且舉君命亦贅論也故不取然語中亦

引止於大夫士則凡為禮由君也知命得命也

上論首章之君子亦身履也今謹引舊說以補

之中庸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孔子答哀公

問故說主人君言之知天猶知命也言知天命我

君師斯民之意也其注親親之義尊夫國君

進賢如未得也者思天職也不知賢用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非注不知禮則耳月無伊注禮

也無禮無以立也身之幹也故知禮則有以並好左傳禮人之幹

所以禮者國之幹也至道寓焉全係改正徵無思

徵云禮者德之則也故不知禮無以立也

先王之禮也先王之禮也道其下守以禮則禮已

是後升也夫知
相與知也知
相與知也知
相與知也知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知言與知命知知並則物于
之說允當於取之 徵之知先王之法言亦從所
知合於道故知久知人者謂知賢者也夫賢者其
德行合於先王之道者也故以先王之法言為之
規矩準繩而後可知已阿先生先生案扭捏大甚使
人不正勝類如憲故不敢也

所以言者聖言也徵言言者先王之法言也朱先
不勝其口也先生先生物于不勝
辭故使人厭先生又上論首章以十
合二十七字徵止你上論首章與知命七字又記

者之意亦非是編輯者之意

朱注言之得失宜以伊注言者心之符也知知
知人之符正伊注言則有以知人也知知

言之解不謂物于以聽松吾猶人也非
孟子則忘亦大矣孔子以外天坤間著書無非於
孟子或豈不為非乎

附錄 孟子子名編

顏淵二章樂途六章魯夫十子貢二章子克十

子路十子游八仲文五皆處世無與稱

後

據朱本作丹
看可通朝

子路曰五十一曰早而稱季路者四 冉有十一曰早
而冉子一冉求一又 有子曰吾亦有若一 則子一
憲也吾亦聞子一 冉有牛一冉求一無姓 心
西華曰上早而子華一 南容三吾亦南宮道一
子為三吾亦三變 始單稱子次稱姓
與多終稱姓與字
記者者宜冉求南宮道陳共也字與憲自記也
字我五十一而其一稱字曰蓋夫字之辭也 子曰在
中間也
則子路曰言游子路曰張也皆朋友所稱
物子亡仲由稱子路則顏路連姓以別之字指者

丙戌八月十日就緒九十七八而畢 壬戌九月 十月六日二致學以九月十日

二人則曾點亦連姓 按更記其字 孔徒稱子
思則原憲亦連姓是稱字之常也 出字在
陳憲 葉武斯
也恐不然顏路曾皙史記曰曾路字皙二人並一
字字也是亦不念聖孫不載是經則原思亦不必
為是且也顏淵字我冉有雙遠南容有若及南子
憲冉有牛及心冉求司馬牛平山期心字為漆雕
淵 子幾子幾雖
淵一也與姓 果行一則而連姓乎凡稱字亦有
慣以字為名者故不心介 一則如孔丘又祭仲春秋
且不書名亦從其所稱行耳然則物子昆為

聖稱

哀公問曰河為則民服孔子對曰為政

若虛之辭必具之已釋通則也齊景濤靈亦同

季康子問之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先進

季孫投卿也故亦盡其辭顏淵為是則出

季康子問之子曰臨之次壯則敬為此

蓋章與哀公問比接故略其辭也

季康子問之子曰由也果疏也

蓋章章夫子三答故辯子路為定公問而再或云

上論下論之異再想不然

康子曰夫如是望而不惑孔子以意問

康子不虛也季文無對實文之物也猶稱孔夫別傳

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遠述而

蓋司敗國賓也故稱孔子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秦伯

言在哉焉下故稱孔夫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上列三仁故稱孔子為對之美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

章與堯舜湯武相受故稱孔夫凡曰答故下文皆

稱子與 卒章稱孔子曰何是所以為堯舜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陽貨

蓋以天下為顏淵之外一人也故記者盡辭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益所問切於夫子猶故記者盡辭南宮具氏稱名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季氏之為也章皆稱孔子自是異於不可測視

孔子沐浴而朝

是章孔子一出亦君臣之辭也

孔子謂季氏

亦是敬耳而稱孔子也

孔子於臆黨恂如也

臆黨篇別格特於起句并孔子也

孔子曰昔憲之直者異於志

一安也憲問 孔子曰諾昔將仕矣

此受也先孔子而書之者

或謂孔子曰為民 葉公語孔子曰子路 微生啟

謂孔子曰憲問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陽貨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述而 孔子以其兄之子專心

先進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憲問 陽

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陽貨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同 齊景

公待孔子之孔子行微子 三日不朝孔子行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孔子下欲與之言同 長

沮梁游耦而耕孔子過之同

此類於述作之體不得以稱孔子者全無義例

夫子矢之曰直也 夫子哂之先進 夫子喟然歎

曰同 夫子不答憲問 夫子莞爾而笑曰陽貨

夫子慨然曰微子

並諸辭之推測也必如是而稱矣

君子不以紺鍊飾鄉黨

此雖黨之所以為異格也君子有士幾也亦出於

子見語

刻語由述志跋

方今我邦文運隆昌ニシテ國力振興スト雖モ、而モ世界大勢ノ推移ニヨリテ人心漸ク質實ヲ缺クノ虞アルハ、識者ノ等シク憂慮スル所タリ。余夙ニ論語ヲ以テ處世ノ指針トシ、曾テ道德經濟合一ノ說アリ、又論語算盤併用ノ事ヲ主張シ、私ニ謂ヘラク、孔夫子ノ聖訓穩健著實、以テ能ク當世ノ弊ヲ救フ可シト。是ヲ以テ曩ニ南冥龜井先生撰述ノ論語語由ヲ覆刻シテ之ヲ友人ニ頒テリ。後又語由述志ヲ刊行セントス。蓋シ語由述志ハ南冥ノ嗣子昭陽先生ノ著

ハス所、能ク家學ヲ繼紹シテ之ヲ大成セル者ナリ。且ツ此
原本ハ著者ノ親シク手書セル所ニシテ、實ニ其定本タリ。
依テ亦西東書房ニ命ジテ寫眞版ニ附シタリシガ、工殆ド
竣ルニ及ビテ、大正九年七月書房火アリ、刊本悉ク灰トナ
ル。原本ハ纔ニ災ヲ免レタレドモ、其第三一卷ハ燼餘ヲ得
タルニ過ギズ、先生手澤ノ原本爲ニ疵瑕ヲ生ジタルハ、洵
ニ痛惜ニ堪ヘズ。幸ニ内閣文庫ニ、先生ノ門人長川録トイ
ヘル人ノ天保壬辰十月原本ニ就キテ手抄セル一本ヲ藏
ス、乃チ借り寫シテ之ヲ補足シ、重ネテ刊行シテ之ヲ同好

ノ士ニ頒ツ。若シ夫レ聊ニテモ學界ニ貢獻シ、世道人心ニ
裨補スル所アラバ、余ノ本懷何物カ之ニ加ヘン。

大正十一年九月

澁澤榮一識

終

